

随笔苑

眉山闻道

燕台石

5月9日,天朗气清,熏风徐徐,我们烟台市散文学会一行在四川散文学会张人士先生等友人陪同下,来到眉山万象创新科技产业园(简称万象园),与周闻道先生相逢。在此之前,我曾与他在去年夏天的烟台海滨有过一面之交,对其人其事知之甚少,仅知道他是散文“在场主义”的倡导者,却不曾真正理解“在场”二字的含义和分量。

那天下午,周闻道先生正在万象园忙碌,因翌日省领导将莅临园区视察,他一时抽不开身,便安排一位同志为我们介绍园区情况并陪同参观。眉山万象园创办于2014年,是周先生倡议规划、民营企业投资兴建的国内首创的民办科技产业园,已有100多家企业入驻。令我颇感意外的是,园区最大的项目竟然是我们烟台万华化学集团兴建的,规划占地9500亩,分三期建设,这说明这个园区在全国是颇有影响和吸引力的。

大约过了半小时,周先生便放下繁忙的工作,与我们在一间会议室坐下来,他就坐在我对面,魁梧、沉静,眼神里有种不易察觉的深邃和敏锐。他的四川普通话语速不快,音调不高,却句句落在实处——这大约就是“在场”的样子:不飘浮、不闪躲、不张扬,肉身与精神同时抵达。

我想起这些年读过的那些散文。它们大多很美,辞藻锦绣,意境悠远,却总让人觉得隔了一层什么,哦,仿佛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风景,影影绰绰,却触摸不到真实面目。许多散文,要么沉溺于个人的一己悲欢,津津乐道于庭院深深、旧梦依稀;要么流连于古典文人的儒雅闲适,以出世之姿玩弄风月。这些文字不能说不不好,但它们与时代疏离了,与现实隔膜了,与生命的疼痛和真相擦肩而过。散文变得肤浅了,淡薄了,像一片飘在空中的羽毛,美则美矣,却无根无着,有趣却无聊。

周闻道先生正是看见了这种困境,才在2008年与同道在眉山共同发出了那篇振聋发聩的《散文:在场主义宣言》。他们提出:散文要“面向事物本身”,要强调经验的直接性、无遮蔽性和敞开性。他们主张去蔽、敞亮、本真,要拆除那些横亘在写作者与现实之间的藩篱,让文字重新获得介入现实的力量。这些主张,在现今文坛上散文普遍趋于轻柔的状态下,不啻一声惊雷震撼人心。

“在场”,并非仅仅意味着肉

身的抵达。周先生在座谈中说:“有的人即便站在现场,心却是缺席的;有的人身处斗室,却能以思想和良知抵达千里之外的苦难与真相。在场,首先是精神的在场。”他把在场主义的核心概括为三个词:介入、发现、在场。首先是介入——写作者要有勇气“插进其中进行干预”,不能隔岸观火,不能把玩欣赏。其次是发现——在介入中看见遮蔽之下的真相,找到问题与矛盾。最后才是在场——这三个词并非一般意义上的“先在场后介入”,而是“先介入后在场”。他认为,写作者必须带着自己的主体意识、带着对现实的关切、带着悲悯与担当去介入世界,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“在场”。

周先生早年写《国企变法录》,写《暂住中国》,写的都是国企转型之痛、城市暂住人口之困——这些是当时散文作家鲜少触碰的题材。他不仅写了,而且写得深、写得透,以至于这些文本不仅具有文学价值,还引发了社会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关注。后来写长篇报告文学《重装突围》,记录国机集团与中国二重的联合重组改革,这部作品面世后一直稳居畅销榜前列,被誉为“碾出了散文‘在场’的大道坦途”。周先生用他的文字证明:散文可以承载时代的分量,可以直面国家的、民族的、人民的当下疾苦,可以在介入现实中彰显文学的尊严和价值。

天渐渐暗了下来,夜风裹着眉山东坡湖的草木气息涌进来,我们依依不舍起身告别,临行前,周先生向在场的每人赠送了一本他2024年7月出版的散文集《只为卿云》。我将书带回宾馆,利用夜间时间一口气读完这本散文集。书中27篇作品,收录的是他行走各地的采风散文。采风这种文体当下非常不好写,难在“颂”与“讽”之间如何拿捏。周先生用他的在场主义理念破解了这个难题:他首先“介入”——带着自己的情感与认知进入现场;然后“发现”——在表象之下找到那些被遮蔽的东西;最终实现“在场”——写出既敞亮本真又具有建设性的文字。他写呼伦贝尔冰雪覆盖下的蔓草,写它们如何在“冰火之约”中淬炼出顽强的生命力;他写尼巴村的酒鬼,在看似无可救药的表象下,发现了人性深处对爱与归属的渴望;他写瓦屋山的杜鹃,全文不过千余字,却切中了当下最稀缺的东西。“杜鹃不语,不是没有生命力,是它的生机向内扎

根,不依附外界评判。”这些文字不讨好谁,不粉饰什么,不掩盖回避什么,却因其真实与深度而具有了移山拔海的力量。

周先生对在场的人说:“一个追求在场写作的作家,不能忽视介入的意义和责任,不应该逃避现实,逃避当下,逃避生命中的苦难与疼痛。”这话说得很重,却是“在场”二字的真正含义所在。文学从来不只是风花雪月的玩物,它应该有骨头、有血性、有担当。周先生和他的在场主义,近二十年来坚持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——让散文重新站起来,挺直脊梁,直面时代的风驰雨骤。

周闻道何许人也?我在万象园展室看到一则人物简介,一字未动,照录如下:周仲明(笔名:周闻道),著名作家、经济学家、教授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理事,在场主义散文流派创始人和代表作家,中国现代第一个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,作品入选多个版本《大学语文》和教材,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散文现象》(大学特色专业教材)、《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》《四川当代散文史论》均有专章专节介绍。担任天涯社区散文天下首席版主13年,在香港《信报》《商报》《经济日报》等担任财经专栏作家多年。出版文学专著18部480万字;经济学专著300万字。历任香港蜀山企业有限公司经理,眉山市岷江航电公司总经理,乐山鑫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,眉山市政协秘书长等职。现任四川进德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,身兼作家、经济学家、企业观察者、创业导师等多重角色。

看了这份简介,就无需我多言了。这位身材魁梧、言语坦诚的眉山人,正以他一生的写作和社会实践,为在场主义写下最好的注解。

本文搁笔时,网传一则新闻映入眼帘:2026年天津高考语文卷落幕,最让人意外的不是作文,是文学类文本阅读——周闻道先生的散文《杜鹃不语》,全文入选,一字未删,占高考语文16分。这在高考命题中极为罕见。文字的生命力,恰如杜鹃——自在生长,从来就不需要言语张扬。

在场面对闻道,幸甚受益匪浅。文以载道。朝闻道,夕死可矣。中国散文的未来重在面向现实、面向社会和大众躬身笃行,眉山已经出发了,你我更待何时?

失去的星光

姜惠泉

在城市住久了,眼眸所及,处处是霓虹闪烁、路灯摇曳。即使偶尔抬头望向天空,也很难看到满天的星斗,仿佛忘记了天上还有明亮的星光。

我小的时候,村里没有电灯,每家每户都是点着煤油灯过日子。豆粒大的火苗,像黑夜里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,仿佛是生命的燃烧,却是如此黯淡。在那时,没有云翳的夜晚,天空便是满天星斗。宽阔的银河里繁星点点,像是一朵朵浪花,闪耀着柔和的光芒。爸爸常指着天上的北斗七星对我说:“你看,那七个连在一起像勺子一样的星,就是北斗七星。勺子把上的那颗最亮的星,就是北斗星。如果迷失了方向,就找这颗星,它永远指向北方。”他接着说:“在海上航行的轮船,也要通过北斗星来确定航向。”

从此我便记住了北斗星,每到晴朗的夜晚,总会不自觉地抬头去找那个稳稳的勺子形状。年少的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失去,只以为天上的星星会一直亮在那里。

那时候,每到三伏天,一家人吃完晚饭,就拿着草席子到生产队的场院上去乘凉。麦收时节,场院被石碾子压得光滑平整,我们躺在草席上,奶奶就指着银河边上的三颗星说:“中间那颗大的星就是牛郎星,两边是牛郎和织女的一双儿女。中间那条明亮的地方,像一条河,就是天河。那颗明亮的星星,就是织女星。这条河是王母娘娘为了阻止牛郎追上织女,拔下头上的金簪子,在天上划了一道杠,就变成了洪水滔天的天河,牛郎就被阻挡在了河对岸。后来喜鹊被牛郎和织女的爱情所感动,就用自己的身体搭起一座桥。牛郎和织女每年七月七日,就在鹊桥上相会。”

那个时代,没有电灯电话,更谈不上楼上楼下。夜晚一抬头就能望见星辰大海,而我们心里装着的,是无穷的好奇和憧憬。我曾经真的相信月亮里住着嫦娥,也真的替她感到寂寞——那么的一座广寒宫,只有一只玉兔陪着,日子该多冷清。我也总惦记着吴刚,那棵桂花树什么时候才能砍倒。如今月亮倒是看得真切了,环形山清清楚楚,可再也没有人会指着那片银白,告诉我那里住着什么人。那些童年的故事,连同讲故事的人,都留在了很远的夏夜里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,灯光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。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,灯光就越璀璨,光污染就越严重。抬头仰望天空,也仅仅能够看到几颗比较明亮的星星,其他的星星都被地上的光芒所掩盖。那些传说,连同仰望星空的习惯,像微弱的星光,正从生活的夜空中慢慢隐去了。

其实,天上的星光从未消失。只是如今,我们习惯了低头赶路,头顶的灯又太亮——偶尔抬起头,眼睛反倒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可那些星光还在那里,在父亲和奶奶当年指向天空的位置,安静地、固执地亮着。